



丸
旗
古
記
述

全

和装本

口 12
1267



九旗古記義述

全

仁
1.267

門口七 12
孫 1267
卷

古 為
誼 廣

司

光緒廿六年三月

刊成 籥廟

古王者建國必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號異器械以變民視故
賓祭師田修禮敷政咸以旗章爲尤重肇自虞夏爰迄有周
三統循環五德更王於是有五旗以上法天官下應方色章
物燦然義咸有所取非苟爲別異也周禮司常掌九旗之名
物而巾車陳路建五正旗其文制昭哲不可增省先秦西漢
儒家大師如子夏叔孫通梁文之修爾雅毛公之傳詩尙能
識其大略東漢以後說經者寢失其義以汝南許君北海鄭
君之精博尙不無舛錯如許釋旃勿二丈皆未得其本制而
鄭以旛物旒旌各別爲旗皆無畫章又以旛爲卽大赤與大
白大麾應三代正色亦皆別爲旗爾雅之旒旆則爲喪旌咸
不在九旗之數而旗識古義沈霾千載矣自是以降劉成國
孫叔然郭景純以鼠賈孔義疏率敷闡鄭詁無所匡益而司

常大閱大司馬治兵旗物錯文互見鄭君不得其說則歸諸常變空實之異禮堂弟子如趙商輩已疑之宋元迄今說禮者閒持異論然皆未能有所發明余前箸周禮疏深善槃齋金氏禮箋說知大赤卽鳥旗大白卽熊旗大麾卽龜旒合之大常大旗而方色大備又攷正旄旌爲諸旗之通制其說皆致塙顧於旛物旒旆猶沿襲舊釋而於司常旗物則以爲賓祭陳路建旗之法與大司馬四時大閱治兵之禮異近儒懋堂段氏墨莊胡氏皆宗其說余初亦無以易之竊念師田之建旗所以表事章信段合如鄭君及金氏說應時更建變易無方則是適以滋惑於理難通況諦審司常建旗一經明冠以及國之大閱贊司馬頒旗物云云文義本相承貫而金氏鉅析章句以王建大常以下爲更端別起不冢大閱爲文其

說尤牽強揆之私心終未能釋然也積疑旬朞於今廿年庚子之夏畿輔告警

鑾輿西狩余里亦伏莽竊發邑城戒嚴索居無慘憂憤怫鬱輒藉溫習經疏以自遣偶細司常大司馬經注尋繹之綜覽舊詁疑籍益甚迺取詩禮爾雅諸經與九旗相涉之文悉心校覈竊疑詩干旄明箸旄旗則是鳥旗注旄不涉通帛而毛傳則云大夫之旛此案之鄭義必不可通者也鄉射禮記說國君獲旌于竟則龍旛旣爲通帛何因復有龍章此案之鄭義亦必不可通者也爾雅之釋旒云緇廣充幅而繼之以旒士喪禮不命之士銘旌以緇爲正幅而經末末今文又爲旒經末旣有旒文則緇正必儼旒制此與雅訓適合而案之鄭義亦必不可通者也因其參互之迹以尋其閒罅覃思累日

始較然得其鯁理迺知周之旗物名九而正唯五五旗之外更無它旗所謂旛物者猶合

國徽之有正有鑲實為諸旗之通制旛純而尊物駁而卑王侯孤卿尊則建旛大夫士卑則建物而自命士以上旂皆依命數唯不命之士無物則段旒物而小變之去其旂而屬以旒此其辜較也若然旛物與旒旌不過就五正旗而別異之藉縵旂之通雜注羽之全析以別嫌辨等爾金氏既得之於旒旌而仍失之於旛物則其疏也執是例以求之則知司常大司馬兩經文小異而義大同司常曰孤卿建旛大夫士建物而大司馬統眩之曰百官載旛則知孤卿所建者為旛之旛大夫士所建者為旛之物也司常曰帥都建旗而大司馬分楬之曰帥都載旛鄉家載物則知軍帥大小都所建者為

旗之旛家邑所建者為旗之物而鄉復即司常之州里則知其所建者又為旛之物也更以是推之詩禮爾雅則亦無不可通于旛之旛毛傳以為大夫之旛即司常之孤卿建旛

夫即鄉射記國君龍旛即司常之諸侯建旂蓋孤卿所建之

旛即旛而諸侯所建之旂皆旛也爾雅旒旒即雜帛為物之別制故士喪儼之以為無物者之銘旌則知緇經異色亦即雜帛之塙詰矣蓋諸經之不可理董者以是求之而弁然若引弦以知矩益信古經文例縵密非綜校互勘未易通其條貫也既槩括其略箸之疏而以二千年承譌之舊義非反覆辯證無以釋學者之疑故別述是冊以究其說首舉司常大司馬九旗五正以箸其等例而旁及爾雅常旒鄉射獲旛士喪銘旌諸文以廣其義證其它名制無關悒要或舊釋已詳

咸不箸於篇世變紛亟舊學榛蕪獨哀遺經無從質定安得
精擘禮學如金氏者與之權斯義之是非哉光緒辛丑孟陬
瑞安孫詒讓

[Faded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九旗古義述

瑞安孫詒讓

明治三十九年十一月十八日

釋九旗五正第一

黃紹箕氏寄贈

周禮司常掌九旗之名物各有屬以待國事日月為常交龍
為旂通帛為旛雜帛為物熊虎為旗鳥隼為旟龜蛇為旐全
羽為旖析羽為旟
巾車玉路建大常十有二旂金路建大旂象路建大赤革路
建大白木路建大麾鄭注云大常九旗之畫日月者正幅為
繆旂則屬焉大旂九旗之畫交龍者大赤九旗之通帛大白
殷之旗猶周大赤蓋象正色也大麾不在九旗中以正色言
之則黑夏后氏所建

金榜云王朝有大事陳五路於九旗取五大常為日月大
旂為交龍大赤為鳥隼大白為熊虎大麾為龜蛇周赤殷

白夏黑有虞氏之旂以青歟爾雅素錦綢杠纁帛繆素陞龍於繆是大常纁色象中黃之色也陳路所建各象其方色兼取備四代旗章

案九旗名制備於司常綜而論之其正旗唯五曰常曰旂

曰旗曰旃曰旒五路之所建也五者隨章異物其曰旒正

作旒周禮以或體曰旒經典並段為繆旂之異名曰旒曰

旂為注羽之異名四者即就五正旗為之別異乃旗物之

通制非於五旗之外別為章物也五旗備五色大常為最

尊其色纁亦與周之正色相近次則大旂為虞制色青次

大旗為周制色赤國語吳語云左軍皆赤常赤旗依軻人

後文不故謂之大赤次大旗為殷制色白吳語王載白旗

注云熊虎為旗是故謂之大白次大旒為夏制色黑謂之

大麾五路所建即正旗五亦非別為旗物在司常九旗之

外也自鄭謂九旗帛同用絳又誤釋大赤為通帛之旒以

是推之殷大白夏大麾皆色別無畫章咸九旗所不數於

是五正旗之外既別有旒物旒旌又增大白大麾二旗而

大周遂有十一旗徽章古制殺亂甚矣金氏本陸佃呂大臨

陳傅良等說辨正五正旗及大赤大白旒旌諸義其說皆

致瑯而於旒物尚沿鄭說之誤合通攷諸經知五正旗應

東五方色不可增省旒物為五旗之通制既不得妄分而旒

旒為麾物之別制又不得誤合而後詩禮羣經之義乃可

通學者必知此而後可以辨九旗之物矣

駟人龍旂九旂以象大火也鳥旗七旂以象鶉火也熊旗六

旂以象伐也龜蛇王引之王宗棟並謂當作旒是也四旂以象營室也弧旌

枉矢以象弧也注云交龍為旂諸侯之所建也大火蒼龍宿之心其屬有尾尾九星鳥隼為旗州里之所建鶉火朱鳥宿之柳其屬有星星七星熊虎為旗師當作帥都之所建伐屬白虎宿與參連體而六星龜蛇為旒縣鄙之所建營室玄武與東壁連體而四星

禮記曲禮行前朱鳥而後玄武左青龍而右白虎招搖在上急繕其怒注云畫招搖星於旌旗上以起居堅勁之威怒象天帝也招搖星在北斗杓端主指者

孔疏引崔靈恩云此謂軍行所置旌旗於四方以法天此旌之旒皆放其星龍旒則九旒雀則七旒虎則六旒龜蛇則四旒皆放星數以法天也皆畫招搖於此四旗之上金鸚云司常交龍為旂即左青龍也熊虎為旗即右白虎

也鳥隼為旗即前朱鳥也龜蛇為旒即後玄武也然則日月為常即招搖在上矣左氏桓二年傳臧哀伯曰三辰旂旗昭其明也杜注云三辰日月星也畫於旌旗象天之明若然大常必畫北斗三辰謂日月北斗穆天子傳天子葬盛姬有七星之旗七星即北斗也

案五旗分象五官星象崔靈恩陳祥道江永並據軻人以釋曲禮四旗其說亦致瑀金氏又以招搖為大常畫北斗義尤完備此亦足證正旗止有五不當別有旛物等也又依金說畫招搖者唯大常而崔靈恩則謂四旗皆有畫星不知瑀否據國策齊策說魏王建七星之旗此或為朱鳥屬南方正象鶉火也則似四方旗皆畫七星但曲禮義究當以金氏為正耳

明堂位有虞氏之旂夏后氏之綏殷之大白周之大赤注云四者旂旗之屬也綏當為綏讀如冠蕤之蕤有虞氏當言綏夏后氏當言旂此蓋錯誤也綏謂注旂牛尾於杠首所謂大

摩金縢書曰夏后氏之綏金縢云綏即大麾亦謂之大綏詩韓奕淑旗綏章毛傳云綏大綏也

案此即旂旒旗旗四代旗章也禮記文本無誤鄭讀以虞夏互易非是又鄭意以大白大麾並為壇之異制又以綏為唯有旂羽而無繆旂亦皆不塙詳後以上四旗魯用王禮得備四代旗章唯無大常蓋其尊無上雖公侯不得建也

司馬法天子之義篇旂夏后氏玄首人之執也殷白天之義也周黃地之道也又云旂章夏以日月尚明也殷以虎尚威也周以龍尚文也

案司馬法此文即據旂旗常三旗言之明三代旗章皆有畫章以繡旒為玄者玄繡色略同故通言不別周黃即指大常繡繆與爾雅同此三旗以通三統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質文篇云正黑統旗黑正白統旗白正赤統旗赤與此相應若如鄭說九旗同用絳又以周大赤為通帛之旌與殷大白夏大麾同無畫章則周旗不得有玄白黃三色而夏殷旗又不得有日月虎龍諸章周旒無日月蓋夏制本常故它旗不以是為章耳亦足證其誤

大戴禮記虞戴德篇云天子以歲二月為壇於東郊建五色設五兵

穀梁昭二十五年傳天子救日置五麾諸侯置三麾楊士勛疏引麋信云各以方色之旌置之五處

案大戴之五色即五正旗各應方色與月合五時旗同此可證司常注九旗帛皆用絳之誤穀梁天子五麾亦指五正旗言之與巾車陳路建旗正同諸侯三麾則於五旗中去二其一蓋為大常以其為王旌非侯國所得建其一則不審何旗明堂位魯備四代制則是有四麾似平諸侯不得有此但依司常五等諸侯同建旂禮等通例上得兼下則以下四旗諸侯宜得通用蓋陳儀衛則止設三旗不得備陳之耳

釋旌物第二

司常通帛為旌雜帛為物鄭注云通帛謂大赤從周正色無

飾雜帛者以帛素飾其側白殷之正色凡九旗之帛皆用絳案旌物者五旗之通制巾車大常大旂大赤大白大麾皆旌也左傳之少帛即小王制之小綏即小皆物也凡五正旗各有旌有物通帛者謂以同色之帛為繆旂繆與旂上下通一色也雜帛者謂繆與旂異色上下色相閒雜旌純則尊物雜則卑敘爵則尊者建旌卑者建物表事則大者建旌小者建物故鄉射記說國君射獲旌于竟則龍旌即大旂之為旌制者自鄭誤以旌為不畫者則龍旌之文不可通矣物之別制未有為燕尾者詳後釋爾雅旂旒與旌物恆制絕異古經典別謂之旒司常大夫士建物王朝大夫自四命以下則物亦有四旂三旂一旂之等但旒末為燕尾旂則不爾此其異也自鄭誤以通帛士喪禮銘旌不命之士雖無物亦有一旒為無飾雜帛為雜色飾側而五旗之外別增三旗於是司

常大司馬建旗載旗兩文舛迕不合此必不可通者也
又案大赤為周當代之正旗必無反不在五正旗之內者
皆由鄭不知旛物為諸旗之通制故有是誤說也雜帛亦
非徒側飾之異詳後

爾雅釋天因章曰旃郭注云以帛練為旃因其文章不復畫
之周禮曰通帛為旃左傳僖二十年孔疏引孫炎云因其

案旃即旛之正字凡旛有縵有旃而必同色故曰因章謂
縵旃相因不閒以他色也郭釋為不畫亦沿鄭及孫叔然
說之誤不知因章猶司常云通帛章即謂帛色非畫章若
云不畫便成無章何得云因章邪

又案詩鄘風干旄首章云子子干旄次章云子子干旃三
章云子子干旌此謂建旗而注以旌旄即大司馬之百官

載旗司常之旃車建旌也毛傳於首章云子子干旄之貌
注旌於干首大夫之旃詩曰旌曰旛曰旌而無旃文毛知
為旃者蓋以彼旛即大夫所建之旃實隱據司常孤卿建
旛大司馬百官載旗兩文為釋卿亦上大夫故是五正旗
皆有旛毛公固知之故於傳特箸此語以補其義西漢經
師詁釋精審非後世所能及也

又案穀梁昭八年傳說蒐狩禮云置旃以為轅門毛詩小
雅車攻傳亦云褐纏旃以為門而國語齊語說周襄王賞
齊侯大路龍旂九旒渠門赤旂韋注謂渠門即建旃為門
今攷五旂唯旗色赤彼赤旂與龍旂不同龍旂當即巾車
之大赤亦即司常鳥隼之旗而置旗為門又即穀梁毛詩
之置旃為門綜合諸文知諸侯田獵即以犬旗之旃表門

則天子田獵以旃表門不知用何旗或即用日月之大常
 與
 說文从部旃旗曲柄也所以旃表士眾从从丹聲周禮曰通
 帛為旃重文旌或从亶
 案曲柄之旃經典無見文未知許說何據漢書田蚡傳列
 曲旃顏注引蘇林云禮大夫立曲旃蓋漢時有此說竊疑
 曲旃即鄉射禮之鴻脰蓋杠首曲而旁出以縣弧繆者此
 實諸旗之通制不徒旃有是制亦非專為大夫之禮也依
 司常孤卿建旌大夫士建物則旃非大夫所得建蘇林引
 禮或據上大夫卿言之與
 又案孟子萬章篇云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旃不至將殺之
 敢問招虞人何以曰以皮冠庶人以旃士以旂大夫以旌

趙岐注云旃通帛也因章曰旃旂旌有鈴者旌注旌竿首
 者左昭二十年傳則云齊侯田于沛招虞人以弓不進公
 使執之辭曰昔我先君之田也旃以招大夫弓以招士皮
 冠以招虞人二文小異以孟子攷之以旃招虞人蓋大旗
 之旃不注羽旄者士以旂則大旂之旃亦不注羽旄大夫
 以旌亦仍是大旂但注羽旄以示別異大略如是此皆別
 有取義與建旗物等衰不同左傳唯大夫用旃餘皆不用
 二旗物則傳聞之異爾
 說文从部勿州里所建旗象其柄有三游雜帛幅半異所以
 趣民故遽稱勿勿重文旂或从从
 案勿即物之本字物為旗旃旒之通制則不定三旂許據
 字形釋之實非通法也依爾雅旃旒之制則雜帛當為上

下幅異色許云幅半異似謂繆幅亦中分半異恐古制未必如是大司馬治兵云鄉家載物許云州里所建州里即鄉也

釋名釋兵旃戰也戰戰恭已而已也通皆赤色為之無文采三孤所建象無事也雜帛為物以雜色綴其邊如燕尾將帥所建象物雜也

案劉說略本鄭義但物依鄭正幅為赤繒而以白繒飾其

側說文糸部素白致繒也依許義則幅半異不著何色依劉說則以

雜色飾側為燕尾又與鄭小異然皆與經義不合又司常

大司馬並不云將帥建物劉說亦恐有誤

王制天子殺則下大綏諸侯殺則下小綏

案綏麾字通大綏即大麾亦即龜旒之為旛制者小綏與

大綏相對蓋即旒之為物制者也毛詩小雅車攻傳云天

子發抗大綏諸侯發抗小綏與王制略同

又案凡旗物並以旛物分大小如大白大赤大麾為旛小

白小綏為物是也據王制說則諸侯旗亦有為物制者但

不常用耳

周書克殷篇武王乃手大白以麾諸侯 又云斬二女縣諸

小白注云百夫荷素質之旗於王前孔晁注云素質白旗

案大白即熊旗之為旛制者牧誓謂之白旄旗亦注旄羽

也小白與大白相對當即旗之為物制者與旒物為小綏

可互證素質之旗蓋亦即小白也

左定四年傳分康叔以大路少帛績棧旃旌杜注云少帛雜

帛也績棧大赤取染草名也

案此少帛即小白亦即旗物帛白字通本王引杜依本字

為釋未塙史記衛世家集解引杜所本精棧疑即旒物詳後釋爾雅旒旒

猶士喪禮銘旌之用經旆從今杜注亦失之旆旌疑即大

旆以諸侯之正旗故直稱旆旌不箸旗名孔疏謂大赤即

是旆棧言旆尾旆言旆身則合精棧旆旌為一不知旆為

繼旆之帛不得繫之旆也王疏云

釋旆旌第三王疏云

司常全羽為旆析羽為旌道車載旆旂車載旌注云全羽析

羽皆五采繫之於旆旌之上所謂注旌於干首也凡九旗之

帛皆用絳道車象路也王以朝夕燕出入旂車木路也王以

田以鄙全羽析羽五色象其文德也

賈疏云按全羽析羽直有羽而無帛而鄭云九旗之帛者

據眾有者而言或解以為旆旌之下亦有旆旒而用絳帛也

金榜云司常王建大常諸侯建旂孤卿建旛大夫士建物

帥都建旗州里建旗縣鄙建旐此七旗蓋無羽賓祭之所

用也其曰旆曰旌則以有羽者為異道車載旆旂車載旌

是也道車謂象路旂車謂革路木路鄭君解旂車專云木

路於五路遺其一左氏春秋帥旂闕四十乘謂旂車之補

闕者是革路亦名旂車旆旌皆張縵幅屬旒焉畫於縵如

日月為常以下

案金說是也注云九旗之帛則鄭謂旆旌亦有縵可知但

不知其為五旗之通制亦有畫章則其疏也賈氏前一說

謂旆旌直有羽無旂鄭本無是義也

夏采掌大喪以乘車建綏復于四郊注云故書綏作禮杜子春云當爲綏禮非是也立謂明堂位曰有虞氏之旂夏后氏之綏則旂旂有是綏者當作綏字之誤也綏以旂牛尾爲之綴於幢上王祀四郊乘玉路建大常合以之復去其旒異之於生亦因先王有徒綏者

金榜云夏采乘車建禮復於四郊禮當爲旒說文旒亦作禮因訛而爲禮杜子春改綏鄭君又讀從綏皆非雜記諸侯死於道以其綏復又云大夫士死於道以其綏復綏皆旒之譌言其旒者明異物天子以大常諸侯以旂孤卿以旒大夫士以物鄭君謂去其旒異於生失之矣

案金說亦是也據夏采注說則鄭謂虞制有無旒之綏明周時除大喪外不用無旒之旗其說雖不塙然可證鄭謂

旒旌非直有羽無帛矣

孫叔然說旌亦有旒繆郭景純說同並本鄭義詳後

又案九旗曰五方正旗外餘皆諸旗通制旒旌當如金說卽就五正旗注羽以示別異未有無帛者旌之無帛者鄉射禮謂之翽旌詳後非九旗所用自鄭誤謂旒旌別爲一旗有帛無畫章賈疏又并謂無帛詩于旌左成十六年孔疏說並同於經皆不可通金氏始攷正之其說不可易也

爾雅釋天注旌首日旌郭注云載旌於竿頭如今之幢亦有

旒詩于旌疏引李巡云旌牛尾注于首又引孫炎云旂之采羽注旒上也其下亦有旒繆

說文从部游車載旌析羽注旌首也所以精進士卒也從从生聲

金榜云析羽爲旌亦有注犛牛尾者故爾雅云注旌首日旌左氏春秋又謂之羽旌晉人假羽旌於鄭明日或旆以

會是兵車之會故載羽旄又名爲旄詩出車設此旄矣建彼旄矣兵車之旄也車改建旄設旄田車之旄也

釋周禮大閱治兵旗物第四

司常及國之大閱贊司馬頒旗物王建大常諸侯建旂孤卿建旛大夫士建物師王念孫段玉裁阮元並謂當作帥是也都建旗州里建旗縣鄙建旒道車載旒旒車載旒鄭注云仲冬教大閱司馬主其禮自王以下治民者旗畫成物之象王畫日月象天明也諸侯畫交龍一象其升朝一象其下復也孤卿不畫言奉王之政教而已大夫士雜帛言以先王正道佐職也師當作都六鄉六遂大夫也謂之師當作帥都都民所聚也畫熊虎者鄉遂出軍賦象其守猛莫敢犯也州里縣鄙鄉遂之官互約言之鳥隼象其勇捷也龜蛇象其扞難辟害也大閱王乘戎路

建大常焉玉路金路不出

大司馬中秋教治兵辨旗物之用王載大常諸侯載旂軍吏載旗師當作帥都載旛鄉家今本誤遂合正載物郊野載旒百官載旗各書其事與其號焉鄭注云軍吏諸軍帥也師當作帥都遂大夫也鄉遂當作家鄉大夫也或載旛或載物眾屬軍吏無所將也郊謂鄉遂之州長縣正以下也野謂公邑大夫載旒者以其將羨卒也百官鄉大夫也載旗者以其屬衛王也凡旌旗有軍眾者畫異物無者帛而已

中冬教大閱鄭注云凡頒旗物以出軍之旗則如秋以尊卑之常則如冬司常佐司馬時也大閱備軍禮而旌旗不如出軍之時空辟實

案四時肄兵春振旅夏芟舍秋治兵冬大閱其旗物並同

大司馬箸治兵之旗物司常箸大閱之旗物兩經亦本不異唯以經文有錯綜參互注疏家咸不得其解今略辯之蓋司常大司馬兩經有同文有異文有錯文如司常云王建大常諸侯建旂大司馬亦云王載大常諸侯載旂此同文重出也司常云孤卿建旻大夫士建物而大司馬則云百官載旻明孤卿所建為旻之旻大夫士所建為旻之物聘禮使卿云載旻即旻旻也其注羽蓋當為旻雜記大夫士行死於道以其綏復綏即旻之借字則卿行道亦載旻矣而大司馬百官載旻亦兼含旻物可知也司常云帥都建旗而大司馬云軍吏載旗帥都載旻帥為軍將即軍吏之最尊者明軍將及大小都所建者為旗旻軍將皆命卿大小都依鄭大宰載師注亦為公卿王子弟所食采邑此與孤卿建旻等差亦正相應其帥帥以下軍吏雖亦同建旗而當為物經雖無文可約推也司常云州里建旗大

司馬云鄉家載物州里即鄉明州里所建為旻之物而鄉大夫為卿則雖亦建旗而當為旻經雖無文亦可約推也至家為家邑當與都相對以都建旗旻例之則家雖與鄉同建物家邑為大夫采邑此與大夫士建物文亦相應而所建之物實當為旗而非旻亦可約推也此皆異文互見也司常云縣鄙建旻而不及郊野大司馬云郊野載旻而不云縣鄙縣鄙為公邑郊為四郊野為六遂亦含有公邑兩職詳略異而義足互相備此錯文偏舉也蓋兩經文雖岐互苟知旻物為諸旗通制則無不斟酌畫一而卿以上建旻大夫以下建物實禮經微號之大例學者以此例校之可以得其會通矣又案司常大司馬兩職所建旗物本同而自王與諸侯帥都外文多錯異如司常孤卿大夫士即大司馬之百官司

常之州里即大司馬之鄉司常唯有帥都而大司馬則又有軍吏及家司常有縣鄙而大司馬則別有郊野文雖似並互而義實相備鄭君不得其條理故多誤解如帥都帥當為軍將都當為大小都都略本江永說而鄭合為一於司常則釋為六鄉六遂大夫於大司馬又謂專屬遂大夫因鄉家經別見也鄉家當為六鄉及家邑而鄭亦合為一而釋為六鄉大夫縣鄙當為公邑略本吳廷華說而鄭釋為六遂之屬與州里為六鄉之屬互約言之郊為四郊之吏本在六鄉之外而鄭以為鄉遂之州長縣正以下皆於經不合賈疏及詩于旌孔疏推衍鄭義釋鄉遂吏建旗互約之文復多舛互皆不可通其說甚繁合不悉箸也並詳周禮正義

又案司常孤卿建旌大夫士建物為旗物之通例凡五正

旗不論所建為何而自卿以上皆屬旌大夫以下皆屬物區畛較然雜而不遞自鄭以旌物別為旗在五旗之外而經文遂不可通故同此帥都也何以忽而載旌忽而建旗孤卿大夫士同此百官也何以忽而旌物異建忽而又同載旌其他差迕甚多鄭知其難通遂謂司常大閱異於大司馬治兵為空避實又以大閱之孤卿大夫士為但奉王政教治兵百官則以屬從王皆凡說無徵又巾車大白大麾即五旗之旗旒而鄭謂各別為旗賈疏又引鄭志答趙商問巾車建大白以即戎建大麾以田而大司馬治兵王載大常之異云白者殷之正色或會事或勞師不親將故建先王之正色異於親自將又云麾夏之正色春夏尚生其時宜入兵夏本不以兵得天下故建其正色以春夏田

秋冬出兵之時乃建大常其說尤牽強殊不可通金輔之知鄭說之誤而又謂司常為平時建旗不冢大閱為文削趾適履其為違失經義一也

又案司常經文敘九旗以旂物次常旂之後旗旃旒之前者以旂尊物卑常旂為王侯之旗卿大夫以下不得建疑唯有旂而無物旗旃旒三旗通於卿大夫士則旂物兩有故經列旂物於五旗之間蓋亦錯文以示別異古經文例變化不拘故常而皆有微意精義於此可見大司馬治兵章敘次與司常同唯以旗列旂物前則文偶不次不為義例也

五旗旂物等差表 附

日月常旂	通常旂旒	常旂旒	常物未聞
為常纁帛不注注全羽	注析羽	常物未聞	常物未聞
大常	注析羽	常物未聞	常物未聞
金榜說王	巾車道車	巾車旂車載	常物未聞
玉路以祀	載旒注云	旂注云木路	常物未聞
金路以賓	象路王以	王以田以鄙	常物未聞
建大常不朝夕燕出	入	鞞路以即戎	常物未聞
注羽	夏采大喪	司常大閱	常物未聞
巾車陳路	以乘車建	王建大常	常物未聞
玉路建大	綏復於四	大司馬	常物未聞
常	郊綏即旂	治兵王載	常物未聞
交龍旂旒	通	旂旒旌	旂物未聞
為旂	青帛不注	旂旒旌	旂物未聞
大旂	巾車	旂旒旌	旂物未聞

大旗 六旂 <small>輔人說文作五旂</small>	長尋半 二丈 三尺六寸	長尋半 <small>依銘推</small>	六寸 <small>以六乘之 分布</small>
旗物同	同	同	同
大旛 四旂	長尋 八尺	充幅二尺四寸 長尋 <small>依銘推之當</small>	六寸 <small>以四乘 之分布 盡二尺四寸</small>
旛物同	同	同	同
旛物同	同	同	同
附旛 旛一旛	長尋	充幅二尺四寸 旛長尋 <small>孫炎說 依銘旛末推 之當二尋</small>	旛 <small>以銘旛末 推之當亦 二尺四寸</small>

案五旗繆旂長廣之度禮經無見文唯爾雅說旛云繆廣充幅王制孔疏說帛幅廣二尺四寸長尋孫叔然注說旛亦長尋後見是與繆等則旂長亦當同也旂廣無文以龜旛四旂推約之每旂蓋廣六寸分布繆末四旂合之適盡二尺四寸之幅廣合姑以是為根數各以半度相益推之由旛繆長一尋益半尋為旛長一尋有半再益半尋為旛長二尋再益半尋為旛長三尋有半再益半尋為常長三尋也依孫說繆旂長正等而依士喪禮銘旛經末倍於正幅則諸旗旂旛之長似皆當加一倍今未能定姑兩存之其繆廣亦自旛充幅二尺四寸益半幅為旛廣三尺六寸再益半幅為旛廣四尺八寸充二幅再益半幅為旛廣六尺再益半幅而為常廣七尺二寸也充三幅以每旂六寸注繆末常十有二旂旗

六旂旄四旂分布之皆適盡其繆廣唯旂九旂旗七旂分
布其繆不盡者六寸又巾車朝人所說旂數皆天子制諸
侯卿大夫士各依命數差降其旂數亦減則皆不盡正幅
之廣也此雖無正文而以分率推約似尙可通故爲表以
明之俟學者詳焉

又案依司常賈疏引禮緯及廣雅說旂旗之杠士三仞今
據銘旂繆長推之則旂長三尋與杠長正等而廣充幅則
易仞爲咫也幅廣三咫以此次之天子杠九仞大常繆旂其長
九尋與彼亦相等而廣七尺二寸亦正符九咫之數比例
並相合但諸侯七仞卿大夫五仞以旂旗旗長廣之度校
之則不盡合耳

又案通典嘉禮說大常云其制杠長九仞以素錦綢之以

絳帛一幅爲繆附於杠畫龍於繆上又屬十二旂於繆首

長十二仞每旂皆畫交龍十二仞攷大常用纁帛爾雅有

明文杜云絳帛乃沿鄭司常注之誤又旂屬於繆末大行人注

云旂其屬繆垂者也不當屬於繆首此說尤誤國語齊語韋注云正

以旂爲屬繆亦不塙韋注云正

又依杜說則常繆長亦止一幅卽與爾雅旂長一尋同蓋
謂五正旗之繆長並同而旂長十二仞較之杠長猶多三
仞繆旣太短旂復太長覈之漢魏舊說亦並不合不知何
據

案釋爾雅常旒旒旒第五

爾雅釋天素錦綢杠纁帛繆素陞龍于繆練旒九飾以組維
以縷郭注云以白地韜旗之竿纁帛絳也繆眾旂所著畫白

龍於繆令上向練絳練也用纂今本作纂誤從釋文或本正組飾旒之邊

用朱縷維連持之不欲令曳地

案釋天此章即大常之旛也金榜謂纁象中黃之色其說甚瑯司馬法云旂周黃人之道也即指大常言之明常旛

二旗並周之特制也常旛有繆有旂而同為纁色所謂因章曰旂詳前釋旛物郭注謂練旒亦用纁是也而說因章為不復畫前見則沿鄭司常注之誤

又案凡旛繆旂同色而大常陞龍獨用素者取其易辨識也旗物之有畫章所以相別異若纁繆之上更以纁為陞龍則遠望之繆章同色易眩觀瞻於理不可故必用素為之此與因章之義不相核也

又案依爾雅說大常之龍章即著於繆郭云畫白龍於繆

之上是也詩大雅六月孔疏引孫炎釋錯革鳥曰而郭於

有鈴曰旂注則云畫交龍於旒殊誤據觀禮鄭注謂大常

繆首畫日月其下及旒交畫升龍則正章必畫於繆附章

或有畫於旂者不得如郭氏說也

金榜云天子大常龍章而設日月十有二旒爾雅不言日

月下又云練旒九蓋周秦閒之需往往以諸侯禮制上說

天子故樂記亦云龍旂九旂天子之旂

案金說是也荀子禮論篇史記禮書並云天子龍旂九旂

所以養信也國策齊策亦云魏王行王禮建九旂並以九

旂屬王旂蓋皆戰國時沿襲之誤也大常畫交龍故升降

兼備釋天止有陞龍無降龍者疑亦禮家之別說觀禮賈

疏引白虎通云禮記曰天子乘龍載大旗象日月升龍傳

曰天子升龍諸侯降龍白虎通引傳文承大旗之下似即據旗章言之謂天子大常唯有升龍諸侯大旂唯有降龍與周禮說小異賈彼疏謂彼引傳據龍衮而言於文義似不甚合也合本白虎通義無此文

又云緇廣充幅長尋曰旒繼旒曰旒郭注云帛全幅長八尺旒帛續旒末為燕尾者義見詩公羊宣十二年徐疏引孫炎云緇黑緇也帛續旒末亦長尋詩曰帛旒英英是也

郝懿行云充終也布幅廣二尺二寸帛廣二尺四寸然則旒之制以帛廣二尺四寸長八尺為之也

案此即龜旒之制鄭司常注謂九旗同用絳帛而援此以釋檀弓喪禮之旗蓋以用緇者為喪旌其義非也凡旒旒縵旒皆用緇帛故史記秦本紀謂之阜旒此繼旒之旒即

物之別制當用襍帛攷左定四年傳有績棧襍記注作績棧棧旒之段

借字說文糸部績赤緇也疑旒旒當以赤緇為旒士喪禮銘旌亦以緇

為正幅而經末即擬旒旒為之赤經色同旒末字通可相

比例也考工記畫績之事云赤與黑相次也詩小雅六月云織文鳥章白旒

央央毛傳云鳥章錯革鳥為章也白旒繼旒者也蓋鳥章

為旒旒白旒為旒物二旗不同毛釋甚分明但據其說則

旒又有用白為旒者畫績云白與黑謂之黼然則雜帛者蓋無定色

之稱與正幅之縵必應方色異也孫炎引詩又作帛旒則

今本毛詩白或當為帛之誤未可定耳

又案正旗凡五釋天有其四唯無熊虎為旗邵晉涵郝懿行並據文選西京賦薛綜注

引有此四字合攷廣雅釋天有此文儻爾雅本有張揖而必不重出薛張同時所見本當同西京賦注偶誤記耳而

此二旗特詳又旒亦有旒而獨釋物旒之制者蓋五旗以

常為最尊旂為最卑於尊者舉旌卑者舉物取其可互相推約文不具也

又案說文勿部謂勿三旂明物亦有旂此易旂而以旂繼旂者乃旂物之別制也凡五旗旂數不同蓋皆充繆之廣分注之於末如旂繆廣充幅二尺四寸四旂則每旂六寸分綴繆末適滿也若然三旂則不盡者六寸二旂則不盡者尺二寸一旂則不盡者尺八寸廣狹相懸似不雅觀或當略增其度以充正幅之廣與

又案此旂長一尋旂長經無文依孫叔然說則繆與旂長正等合上下止二尋然依士喪禮銘旂末倍正幅杠長三尺則旂長亦當倍正幅與杠長相應疑此旂亦當長二尋合旂為二尋旂旂亦士所建鄉射禮獲旂杠長二仞廣雅

釋天說旂旗之杠士三仞咸足以相證孫說恐不盡塙也

又案左昭十二年傳云八月辛未治兵建而不旂杜注云

建立旂旗不曳其旂旂旂也此旂為垂旂之通語與繼旂

之旂不同然亦旂屬旂末引申之義也傳二十八傳大旂為晉君所建當即大旂

旂為晉君所建當即大旂則又段為旂旗之通名

說文从部旂繼旂之旗也沛然而垂游旂旗之流也旂旂胡

也謂旗幅之下垂者今本說此七字段玉裁據集韻類篇韻會校增糸部繆旂旗之

游所屬二字依段校增也

公羊宣十一年何休注云繆廣充幅長尋曰旂繼旂如燕尾

曰旂加文章曰旗錯革鳥曰旗注旂首曰旂

釋名釋兵白旂殷旂也以帛繼旂末也雜帛為物以雜色綴

其邊如燕尾也將帥所建象物雜也

其案許何劉釋旒旆咸本雅訓劉云白旒者據詩六月文其
 釋曰殷旒者蓋以白旒為小白也孫叔然引詩白作帛諦釋
 曰釋名以帛繼旒之文疑劉所據本或與孫同其釋物義略
 本何劭公但何說旒如燕尾乃據旒末言之劉以此通釋
 物制又以繼末為綴邊並與何悖舛異似誤以正幅之重
 牙為旒也許書旒胡亦即旒旒之別名並詳後

檀弓孔子之喪公西赤為志焉設崇殷也綢練設旒夏也注
 云崇牙旒旗飾也綢練以練綢旒之杠此旒葬乘車所建也
 旒之旒縹布廣充幅長尋曰旒爾雅說旒旗曰素錦綢杠
 明堂位有虞氏之綏夏后氏之綢練殷之崇牙周之璧鬯注
 云綏亦旒旗之綏夏韜其杠以練為之旒殷又刻繒為重牙
 以飾其側亦飾彌多也此旒旗及鬯皆喪葬之飾周大喪葬

巾車執蓋從車持旒御僕持鬯從遣車爾雅說旒旗曰素錦
 綢杠縹帛繆素升龍於繆練旒九

案鄭禮記注亦據雅訓為釋又釋崇牙為刻繒為重牙以
 飾其側釋名雜色綴邊如燕尾之說似即隱據彼文但彼
 重牙謂繆側刻出為楯牙實與燕尾不同而何劭公所謂
 如燕尾者自是旒末之旒又非正幅之飾不可傳合為一
 又左傳昭十二年孔疏謂九旗游數多者旁綴於繆其軍
 前之旒當如郭氏燕尾之說此又兼用劉郭諸家之義而
 調停之不知諸說本不同強為牽傳必不可通也

又案檀弓所說即喪禮乘車所建之旒猶士喪禮乘車建
 旒士當建物此建旒者鄭云攝卿是也孔子為魯大夫當用旗旛亦攝而設
 旒者蓋公西華欲備三代之制以示殊異故不用恆禮與

又案檀弓鄭注據爾雅以釋旒制而改定其文云旌之旒
緇布廣充幅長尋曰旒其難通有三釋天所云本屬旒之
正幅言之今云旌之旒則與屬末之旒混殺無別其難通
一凡九旗皆用帛釋天所謂緇者亦本謂緇帛鄭以喪葬
所用改帛為布與恆制不合士喪禮銘旌用緇經為之經注並不著布帛未能定也
其難通二布帛之幅本不同布幅廣二尺二寸帛幅則廣
二尺四寸今以布易帛而仍其充幅之度文雖無改而廣
已殺二寸矣於古亦無徵其難通三也蓋鄭意旒當以絳
帛為緇而以用緇為喪旌之專制故其說如是不知五旗
配五方緇自是旒之正色非喪禮也

又案五旗之旒皆依命數二旒以上分布緇末中雖有疏
密閒隙而其左右皆得盡緇兩側整齊無闕至一旒則與
正幅廣狹懸殊綴之緇末兩側餘地不盡者甚多未審其
制何如至旒物別制易旒為旒以士喪銘旌末與正幅同
廣三寸推之疑旒亦當於緇末綴以與緇相等之帛如旒
正幅廣充幅則旒亦廣充幅也以其一旒與一旒略同嫌
其淆混故為燕尾以示別異蓋侈其竒以求方整而刻其
端以辨等衰義固各有當矣士喪不命之士無物其旒為
旒從合則旒旒當亦不命之士所建蓋不命則無物如遂吏之
鄰而在軍領眾又不可無以為之表識故擬旒物而小變
之因謂之旒國語吳語夫差陳士卒百人以為徹行百行
行頭皆官師建肥胡十行一嬖大夫建旌十旌一將軍載
常以彼文推之將軍載常蓋即旗旛通言之五旗皆得稱
侯建旂皆嬖大夫建旌蓋即旗物之屬旒而注析羽者官
曰常是也

師建肥胡

文選吳都賦作祀姑誤

蓋卽旗物之屬旆者

惠士奇謂肥胡爲卽司常

注之小識被之身者與說文不合恐非是

韋昭注云肥胡幡也說文以旆胡

爲旌旗之下垂者旆胡卽肥胡亦卽繼旆之旆也

段玉裁謂旆胡

卽旗之正幅誤

說文因部云胡牛顛垂也旆綴旆未下垂而長與

獸之顛胡下垂相似故有肥胡之稱矣

吳語官師亦見祭法爲中下士之通

稱吳語又云官師攤鐸卽大司馬職所云兩司馬執鐸周禮兩司馬以下士爲之侯國降於天子或用不命之士故

建旆旆與

又案旆旆爲不命之士所建以士喪銘旌決之殆無疑義

不命之士唯六遂之鄰長萬五千人員數最多師田作六

軍出於六鄉而六遂爲六鄉之副則治兵大閱遂吏自當

在軍至四郊公邑之吏周禮敘官無明文要其職秩必不

得踰遂吏則其不命者蓋尤多

內百官亦有不命之士然員數不多且不必皆與師

田之事

故大閱縣鄙建旆

卽公邑

治兵郊野載旆

郊卽四郊野兼六遂公邑

明五旗以旆爲最卑知凡遂郊公邑之士皆建旆物其一

命以上各以命數爲物之旆不命之士則皆以旆易旆故

自爾雅以後毛許何劉諸儒率以旆繫旆言之明物雖爲

諸旗之通法而易旆而旆則爲物之屬別其制至略而等

尤殺唯旆有之它旗悉無是法故得專繼旆之名以王官

論之不命之士員數旣逾萬侯國降於天子數當亦不少

則旆旆雖卑而建者實較它旗物爲尤眾故詩詠師田婁

及之矣

釋鄉射禮獲旆第六

鄉射禮記旆各以其物無物則以白羽與朱羽糝杠長三仞以鴻脰韜上二尋注云旆物名也雜帛爲物大夫士之所建

也無物者小國之州長也其鄉大夫一命其州長士不命不命者無物此翻旌也翻所以進退眾者糝雜也杠橦也七尺曰仞鴻鳥之長脰者也八尺曰尋合文糝為縞韜為翻又云君國中射則以翻旌獲白羽與朱羽糝於郊以旌獲於竟則龍旛大夫各以其物獲士翻旌以獲注云國中城中也謂燕射也於郊謂大射也大射於大學於竟謂與鄰國君射也畫龍於旛尙文章也通帛為旛士謂小國之州長也用翻為旌以獲無物也

案獲旌各以其物即司常王建大常以下是也唯不命之士無物則獲用翻旌徒有羽而無繆旂與九旗之旌異若然諸侯當用交龍之旂大射於郊用旌獲旌即謂旂旛之注析羽者於竟與鄰國君射用龍旛則即旂之為旛制者

此旛有畫龍則通帛非無畫章之謂此其塙證矣鄭本謂旛通帛無畫章而於龍旛則不能守其前說而云尙文章以幹旋之蓋以為旛之別制不知旂旛正法本有畫章也上郊射所建旌亦即旂旛此不云旌則疑是不注羽者抑或注全羽之旌亦未可知凡行道則建旌雜記國君道死用綏復綏即旌也詳前釋君在竟用行道法故容有用旌矣諸侯以龍旂為物而國中射用翻旌者燕射禮輕蓋不必建其物也司常注云全羽析羽皆五采繫之於旌旌之上者此翻旌止用朱白二色或亦禮之降殺故不具五采與

又案鴻脰在杠上其制未聞以意推之當是杠首橫木表曲上出其形與鴻脰相似蓋以繫弧韜及羽旌之屬凡旗

正幅並以弧張之轉人所謂弧旌枉矢觀禮記所云弧韜
 旂是也張弧之廣蓋與繆度正同若然五旗大常最廣繆
 廣約有七尺零張弧亦如之則繫繆橫木未必有二尋之
 廣竊意記云二尋蓋謂枉端并鴻脰之處用帛韜之即爾
 雅所謂素錦韜枉鴻脰以理推之必不過數尺故知二尋
 者必并枉言之也古者度廣曰尋度深曰仞同為八尺說文
 一尋八尺人部仞伸臂鴻脰橫出宜用度廣法故不曰二仞而云二
 尋耳鄭以仞為七尺與尋異度非古義也鄭說仞七尺之
析詳求古
錄禮說
 釋士喪禮銘旌第七
 儀禮士喪禮為銘各以其物凡則以緇長半幅經末長終幅
 廣二寸書銘于末曰某氏某之柩竹杠長三尺鄭注云銘明

旌也雜帛為物大夫士之所建也以死者為不可別故以其
 旗識識之凡無也無旌不命之士也半幅一尺終幅二尺今
 文銘皆為名末為旆也枉銘槿也

賈疏云經直云長半幅不言廣則亦三寸

司常賈疏云按禮緯云天子之旌九仞廣雅釋天云天子

並諸侯七仞大夫五仞士三仞按士喪禮竹杠長三尺則

死者以尺易仞天子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其

旌身亦以尺易仞也小祝疏

案凡喪禮銘旌各用其生前之旗物為之周禮司常大喪

其銘旌注云銘旌王則大常也若然經云各以其物者謂

命士以上生前有旗物者孤卿即以旗旛為銘旌大夫士

即以旗物為銘旌也其云無物者則別據不命之士言之

不命故無物而比擬旒物爲之此雖與正旗不同而可據以推旒物之制蓋緇爲旒之正色此緇長半幅所以擬旒之緇經末長終幅廣三寸所以擬物之旒今文直作旒字尤可證旒末義略同而凡旒物之旒亦卽旗之末可知矣旒無論旛物皆用緇帛銘旌之爲帛爲布經注無見文以檀弓注推之則鄭意喪旌當易用緇布而旌末亦當用經布此未知是否要可證雜帛之制爲上下異色非唯飾側也正幅長一尺而末長二尺是旒之長倍於緇而杠之長與緇旒之和數正等禮緯及廣雅釋天說旌旗之杠並云士三仞銘旌之制賈謂易仞爲尺則是八分正旗之長而取其一也旒之廣三寸者旒物之度廣充幅帛幅廣二尺四寸合取三寸者亦八分帛廣之一與易仞爲尺分率正

合又其末疑亦當爲燕尾禮文不具也凡旛物皆有章而旒旒之數各依命數王之下士一命大宗伯典命鄭注說物宜一旒爲最少此不命之士則無命數可視故擬物爲之無章而止一旒其制宜爾也鄭賈謂旛物並無章是直以不命之士銘旌之制爲孤卿大夫命士之旗物其誤明矣

Blank manuscript page with vertical lines.

